

玉兰  
一瓣

## 缕缕墨香余味长

□宋捷

7月2日清晨,我在睡梦中被一阵电话铃声震醒。电话是老缪打来的,他声音有些沙哑地告诉我,老岳父沈元成刚刚离世……

噩耗来得太突然了,让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就在10天前,88岁的沈老还活跃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,纵论人生,诗话书艺。我翻看昨晚微信工作群“江海九老书法展艺术群”,就在6月21日中午时分,元成老还晒出自己的新作,并发了段视频,引来阵阵喝彩。

“江海九老书法展”是晚报的一个品牌活动,去年曾在新区中南世纪花城、市老年活动中心和崇川多个社区巡展,先后有数万人次观展,好评如潮。参展的9位书法家,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德艺双馨,名播江海。其中有共和国的退役将军,有江海大地的文坛耆宿,年纪最长者便是沈老。在“九老书法展艺术群”中,最活跃的也是沈老。我翻阅了今年上半年九老书艺群的聊天记录,已届米寿的沈老精神矍铄,在群里或品读书论,或吟诗作赋,或分享心得,竟然发了数百条微信。

沈老的微信,处处洋溢着满满的正能量。今年大年初一,他分享了一段总书记在凉山考察时的金句:未来,不是穷人的天下,也不是富人的天下,而是一群志同道合,敢为人先,正直、正念、正能量人的天下。3月初,他在书艺群里勉励一位素不相识的书友:你的字传统功力深,又有个性风格,建议你向中国书协举办的大赛投稿,以提高创作意识,文字不宜太多,注意字组和留白透气,墨色要有浓淡枯变化。4月中旬,他在群里和我们分享《生活集锦18集》,流露出一种烟云翰墨延年的怡然自得。5月,他在群里和大家分享林散之的作品,介绍自己俯下身段,甘做白发学童的心得……

我和沈老的忘年友谊始于几年前。有一天,好友高仁兄告诉我,开发区有一对耄耋老人,能歌善舞,琴瑟合鸣,值得晚报写一写。于是,我便带了一名年轻记者前往采访,认识了刚刚被评为开发区十佳健康老人的沈老夫子。

记得那是一个美好的下午。我们正在寻找门牌号码时,被一阵悠扬的琴声吸引了。循声而入,开门的正是元成老先生。正在弹钢琴的沈老夫人徐廉老师问我不会唱歌,我也没有推辞,在徐老师的伴奏下连唱了两首歌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《最美不过夕阳红》,迅速拉近了和两位老人的距离。

走进沈老宽敞简朴的书房,但闻墨香飘逸,沁人心脾。书斋四壁挂满了书画作品,硕大的书橱里排满了文史哲方面的书籍。早年担任过如东县委党校校长、如东县高级中学校长、耕茶中学校长的沈老十分健谈。我们围坐在他书桌案边,听“观海斋”主人聊他的“白发学童”经历;听他谈章草、话用墨、论笔势,如何过“纸上逍遥”的神仙生活;听他纵论南通老年书画事业的现状和前景。沈老说,当一个人热爱和寄情书法,感受到无穷快乐时,书法就化为你的一种生命态度和生活方式。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境界,沈老才能在万余人参加的第二届老年书法展上脱颖而出,获得全国大奖。沈老也是南通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。

再次和沈老联系已是去年八一。那段时间,为纪念建军80周年,我们策划了一个主题为“将军闪耀 情满江海”的全媒体新闻行动。“八一”前夕,我专程赴沪,采访了沈老夫子半个世纪前教过的学生、海军原副政委徐建中中将。在那篇将军特稿中,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沈老夫子回忆徐将军的学生时代片段的。为了及时给沈老审稿,我和他互加了微信。当晚,沈老还给我发来一篇散文《我的老年梦》。文中写道,别说我们老了,青春的节奏还在我心中跳跃,未来的梦想依然盘旋在我的头脑,追寻人生的乐趣不输青春年少。读书看报,玩玩电脑,打牌下棋,养花种草,泼墨挥毫,唱歌舞蹈,为民服务,一个不少。朋友来了,喝酒闲聊,品茶悟道,凭什么说我们老了……

此后大半年,大凡遇到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,沈老都会给我发微信,致以问候。今年春节,我带着徐建中将军送给他的新书《慎思笃行》等物上门看他,老先生非常高兴。告别的时候,沈老一定要送我下楼,在小区门口又聊了20分钟,未曾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……

这样一位正直、乐观、豁达的文化老人,我从内心里充满敬意。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星期了,虽然我知道“世间再无沈元成”,但是他德艺双馨的崇高品德,就像那余味深长的缕缕墨香,会常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

瞄准

张白峰

## 谁见圣人独往来

□温亚军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”

在诸多的大山名岳中,东莞樟木头的观音山最高峰双面髻山海拔790米,的确不算太高。可是,观音山有座世界最大的花岗岩观音菩萨圣像。且此山与菩萨同名,充满了灵性,由此而享誉大江南北,也是努力地诠释着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”。

据风景区董事长黄淦波先生介绍,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建成时,择极具灵气的花岗岩,靠人工雕琢,历时三载,终请成净高33米、重达3000多吨的世界最大花岗岩观音菩萨圣像。圣像雄踞观音山顶,端坐须弥莲座之上,头戴宝冠,身着天衣,肩披帔帛,胸饰璎珞,左手持净瓶,右手结无畏金刚印,古朴典雅,栩栩如生,是不可多得的极具盛唐风采的石雕艺术精品。目前,观音寺已初现百年前古寺景象,大悲殿、财神殿、古鼓楼、古钟楼等已全部建成,是整个森林公园景区的核心。山上的原始次森林苍翠连绵,独具自然生态特色,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佛境气氛,使观音山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。在景区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黄董事长,对观音山的角角落落如数家珍。站在巨大的观音像前广场,他用生动引人的故事讲述完佛祖修行的艰难过程,以及颇具传奇色彩的观音圣像落成典礼。那一刻,在观音菩萨无处不在的眼神注视下,内敛、自省,乃至敬畏之心油然而生,仿佛我的思想被拂去了尘埃,升华了,转向自然界所有的生物,转向事物普遍的体系,转向主宰一切的神圣。

黄董事长打断了我的思绪,对沉浸在神圣氛围中的我们说,这些不是迷信,而是宗教,是信仰。

信仰是一个人的自由,当然也需要一定的勇气。每个人在当初鼓起勇气,顶住各种外在的困顿,以最热忱、最诚挚的心态去追求自己的信仰时,会克服一切困难,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一直坚持走下去。那么这个人的一生是有目标的,有追求的,也是充实、享受的一生。

是啊,信仰不是迷信。

观音山独有的“三圣殿”能够说明一切。三尊圣人——老子、佛祖、孔子共享一殿,他们各自宏阔的思想论及宇宙、自然、事物、法则……

老子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,讲究虚心实腹、不与人争的修持;以“道”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,“道”为客观自然规律,同时又具有“独立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的永恒意义。总结出自然界“道法自然”。

佛祖释迦牟尼缘起性空,心性生万物;万事万物都是人心中的执念产生的,而心中无执念则为空,空中有大智慧,空中有大法力;无我,靠自力解脱生死烦恼忧愁悲伤痛苦,乃至涅槃。佛教的基础是信念和智慧,是普度众生。

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做人要“仁”,处理家庭事务要“孝”,对待国家要“忠”,遇到冲突要“忍”,做事情要“中庸”,学习要“道统”。总之是教你如何为人处世。

能说这三大圣人的思想是迷信?!

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之中,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持一种永久不变的状态。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感受,也同事物本身一样,经常在变动。他们不是走在我们的前头,就是落在我们的后头;或者使我们回想一去不复返的过去,或者使我们憧憬往往难成现实的未来。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能使我们的

心永远寄托的固定不变的东西,因此,我们在世上所能享受到的,只不过是些转瞬即逝的快乐。唯一能使我们感受到永恒的幸福,那就是信仰了。信仰能使一个人感受到真切的幸福存在。

听着黄董事长声情并茂的讲述,看着环绕着观音圣像的绿色群山,还有起飞或者降落的白鸽,再有鲜花盛开的大地、暖暖的春意,在微微荡漾的春风里,即使人声喧哗,却也能被这种宁静、安详静静消弭。世间万物,唯在这样的时刻,如此和谐统一。而此刻,我同样也感受到了黄董事长的幸福,景区员工的幸福,乃至我们所有人的幸福。

从佛祖修行的故事中能够感知,许多人正是经历了多年的心灵震荡之后,他的精神才能振作起来,也才找到了自己的信仰,开始恢复他的人生常态,并感受到为应付逆境而积蓄力量的巨大价值。谁都知道,人的一生短暂却又漫长。既然这短暂的一生是一场接一场连续不断的考验,还有改变,那么这些考验或者改变采取什么形式就无关紧要了,只要它能达到预期的效果,那么,做不到放弃尘世的一切,何不学会放下一切妄念,可以不用像信徒那样苦心孤诣地修行,只要心中有信仰,面带笑容,以虔诚、真挚的心灵,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的人生,哪怕坎坷,哪怕坦途,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或者说幸福,就够了。

如果说抄心经,能使自己的身心沉静下来,做到心无旁骛,专心致志,也是一个心灵涤荡的过程。对于初次抄写的人来说,是做一件神圣的事情。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

那么,面对一棵又一棵躺着或者竖立千年甚至近万年的巨大古木,你的心里可能不仅仅只有震撼,更应该感到震惊。它们无一不拥有黑黝黝的躯干,被剥落的树皮早已脱落风化不知去向,或许是重归了生命最原始的状态吧,只留下布满伤口或者腐化的主体,以一种坚韧和顽强的姿态挺立,或以不甘与不屈的形态匍匐于大地,等待最终的生命消散。无论挺立还是匍匐,我们一眼能辨出那些树木历经的岁月有多么漫长,一个腐点,一个年轮都是生命的挣扎和成长。这些古木中,有四千四百多年黄帝曾孙帝喾时期的水松,还有近万年已变成硅化木的桧树,当然更多的,是我们没法知晓的时光……它们倒下后,被同样寂寞的泥土逐渐掩埋,被冷酷的风雪雨水侵蚀,在时光缝隙中,沉寂了千年、百年。有些沉寂终不为人知,而有些,则被人类寻找、发掘,清理出来,这些消失了生命的沉寂躯体,在人类的友善中,却以不朽,对,不朽!它们以不朽的精神再次屹立于这个千姿百态的世界。

也是个充满爱,充满着幸福的世界。虽然信仰这个词并没有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拢进怀中,但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,其实都有着自己的信仰。如同这些树,甘于沉寂而千百年的不朽。

沐浴在清凉的春风里,望着山下被薄雾笼罩的树木、花草,还有樟木头镇,从迷雾空隙泄露出来的阳光,薄纱一样,似有若无地铺洒在大地上。远处山峦上的观音圣像若隐若现,眼前树林里的飞鸟流逝,山下镇子的喧哗尚无,一切显得朦胧而真实,神秘而真切。在南方短暂的春天里,这样细腻温婉的自然之美更为人着迷。我并无不舍之意,观音山是让人静之所地,那些浓郁的花香,绚丽的颜色,都一一纳入我的脑海,我只需一颗安静、简单的心,就可聆听它们,享受它们。

也许,这才是我与观音山相遇最大的收获吧。

灯下  
漫笔

## 蓦然发现

□杏林

因为贪凉,5点多钟被冻醒。打开微信圈,看到新华社朋友的微信,好像是磨刀老人吴锦泉的一张照片,打开一看,果然是吴老在“感动中国”年度人物颁奖时的慈眉善目和那件熟悉的中山装,题目是《这个拥抱的幸福》,看到这特有温度的标题,怎能不读?!

这是新华社朱旭东老师的一篇采访笔记,记录了那天参加港闸区“弘爱社”活动的一段幸福时光。活动前,有人把朱老师介绍给吴老,九十高龄老人,闻名全国的道德典型,遇到的领导、人物实在多了,他哪里想得起来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呢?所以,没有人们盼望的热烈、惊喜场面,老人礼节性地跟朱老师握了手就去参加活动了。曾经参加集中采访的朱老师再次邂逅磨刀老人,内心自然波澜骤兴,吴老可是他倾情和关注过的对象啊。但是,眼前的这份冷淡,朱老师因为没有一般人跌宕起伏的希冀,所以也没有失落,他本来就很体谅老人。活动结束,吴老走出现场,再次与朱老师碰面,刚才介绍朱老师的朋友心不甘,继续向吴老介绍:“吴老,他就是写那篇《慈善双雄》的人。”当年,朱老师将同样住在港闸开发区的胡汉生老人和吴老放在一起,写出了颇有侠士味道的报道。其时我离新闻稍稍远了点,没有参与两位慈善老人的报道工作,也没有拜读这篇报道。一段时间后,我为一次集中采访做间接服务,第一眼看到“慈善双雄”这鲜亮的四个字,心底里为这个颇有个性化的命名叫绝。当时猜想,这个“命名”也许就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之后的集体智慧,甚至还经历了多少时日的演进吧。就如同港闸当地的花露烧很有特色,但要追溯源头,探究这个专利权属于谁,似乎也没这个必要了。于是,我将这份没有指向的淡淡敬意窖藏于心,久久回甘……

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比较推崇偶数的,总希望好事成双,将相距不远的两位爱心老汉放到一起,冠以“双雄”,这真是一个美的发现和召唤。就像当年,我在家乡工作时,137条“爱心邮路”延伸到所有的乡村神经末梢,让孤寡老人、少失怙恃者感受“绿色”的庇荫。大概两年后,决策文件上将打造“爱心城市”作为道德建设的总体构想。第一次看到“爱心城市”的提法,我在内心里击节赞叹,觉得这个立意高屋建瓴、气势如虹,避免了精神领域活动常见的小打小闹式的猥琐,这是一个叫得响的品牌,心里充斥着对首倡者满满的敬意。后来,遇到家乡宣传部立新副部长,问起这个创意的来龙去脉,他介绍,这是受到龚永泉老师报道的启发,报道的最后是这样写的:“……一个‘爱心城市’呼之欲出。”后来,我遇到龚老师,谈及这个话题,他只是淡淡地应和了一声,算是承认了是他的首倡,只是他的这份不贪功、不张扬更证实“高人”的深藏不露。

大概“慈善双雄”这个说法,吴老本人也十分喜欢,所以,听说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年写“慈善双雄”的人,老人有些浑浊的眼睛条件反射般地一亮,给面前这个熟悉的陌生人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拥抱,这是“老夫喜发少年狂”,是期待久远之后的一次感情迸发。吴老的不寻常举动,其实就是对朱老师当年这个报道的肯定。这个采访笔记也让我终于揭开了深藏于心的一个美丽悬念。

可能属于“职业强迫”,对基层一个好的创意,一个让人感动的口号,特别是对基层群众中的鲜活创造怎样记录,总爱琢磨和分析,像前面说的这两个事例,我与他们两位老师都相熟,当我惦记着的谜底终于揭晓的时候,如同体验童话《芝麻开门》,心里美滋滋的。

当我匆匆敲完上面的文字上班之后,看到朋友圈里正在热议当天的本省高考作文题:关于语言,——这又是一个美丽的巧合。